

落雪的大海子湿地

□隋恒武

入冬后，呼图壁大海子国家湿地公园迎来了两场降雪。这两场降雪，直接让大海子湿地投入了冬天的怀抱。

大海子湿地的白杨、胡杨、柳树、榆树等树木，原本被深秋的劲风吹打，脱光了叶子；野草遭10月底的霜冻蹂躏，变得枯黄——整个湿地尽显萧条、苍凉与孤寂。而最近一场降雪，却把大海子湿地装扮得焕然一新，将深秋留在我心中的压抑与伤感一扫而光。我不得不佩服大自然的鬼斧神工，让驻守大海子湿地公园的我，在每个季节都能邂逅意想不到的惊喜，这场降雪亦是如此。

大海子水库的水，春时淡青，夏时蔚蓝，秋时碧绿，冬时洁白；湿地的草木，春为嫩绿，夏为浓绿，秋为金黄，冬则是淡黄或灰白。

被大雪覆盖的大海子湿地公园，宛如身着白色婚纱的新娘，在阳光下更显身姿曼妙、楚楚动人。我信步走入她的怀抱，她也悄然进驻我的心底，让我得以细细欣赏她的优美风韵，静静感受她的温润与素雅。每当清晨，我沿着湿地公园的主路漫步至核心区——大海子水库大坝，向东望

去，一轮红日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广阔无边的白茫茫世界被阳光镀上一层金色。从湖面向南眺望，湖心岛大片的树林被薄雾笼罩，无形中透着几分神秘感，不禁让人联想起童话故事《白雪公主》。此刻我忽然想，若是走进这片树林，会不会与白雪公主和七个小矮人不期而遇？

四季的风塑造着这里的一切，而雪花则为冬日的湿地重新注入了生气。水库四周的柳树、榆树凝起连片雾凇，恰如唐朝大诗人岑参“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所描绘的壮观景象。未封冻的水面上，一群野鸭正欢快地“冬泳”，让我真切感受到自然界蓬勃不息的生命力。

环绕水库大坝的沙枣树，谁也不肯脱去“秋装”；银灰色的树叶缀着片片雪花，风一吹，雪花便像白色蝴蝶般纷纷飘落；枝头橙黄或古铜色的沙枣果，一个个探出头来，诱惑我的味蕾，仿佛又嗅到了沙枣久违的香甜。若不是怕摔着，我真想爬到树上，摘下几颗，尝尝冬季沙枣的独特风味。

望着眼前的沙枣树，我忽然想起了父亲。儿时，父亲曾在呼图壁县五工台公社

护林队当护林员，看守乌伊公路五工台段的防护林。每年秋季，他总会给我和妹妹带回许多沙枣，那些沙枣，成了童年记忆里最美味的零食。如今父亲已去世多年，但他守护的那片防护林依然葱郁，春天的沙枣花依旧飘香。当年父亲守护的是公路防护林，而我现在守护的是大海子国家湿地公园的林草与野生动物——守护好它们，就是守护好呼图壁的“城市之肾”，让子孙后代年年能闻沙枣花香、吃甘甜沙枣，四季可见碧水蓝天、水鸟栖息。

眼前的这些沙枣树，恰似父亲交付给我的接力棒，守护着父辈们开发建设这片土地。

我在坝上缓步前行，时而看见几只野鸡从雪地草丛中蹿到坝边路上，它们见我走来，又飞快钻入草丛；时而遇见几只野兔在路上蹦跳，一点儿也不怕人。我真切希望，在这落雪的季节里，人与自然是能始终和谐共处，与野生动物共享这片蓝天。

这个漫长的冬季里，大海子湿地还会迎来一场又一场降雪。这些雪，将默默孕育着大海子湿地下一个生机勃勃的春天。

堆雪人儿

□陈建军

进入冬至以后，接连下了两场大雪。这天我和妻子用小推车把堆在院中的积雪运出，倒在院外大门口的树田里。妻看着堆了一米多高的雪堆说，我们堆个雪人吧。我很赞同妻子的意见，随即开始行动起来。

我小心地用铁锹在雪堆上修出一个人形，凿出圆圆的脑袋和身体。妻找来两块碎煤和一个红色饮料瓶盖儿给雪人安上了两只眼睛和鼻子。感觉还缺什么？噢，少张嘴巴，我又找来一块碎石，给雪人制作了嘴巴。为了使堆出的雪人生动活泼一些，妻子找来一顶旧遮阳帽扣在雪人头上，又用一条废旧红色布标，给雪人围上了，还给雪人胸前插了一朵塑料花作为装饰，用羽毛球拍给雪人做了只手。噢，你别说，活脱脱一个憨态可掬的雪娃娃出现在眼前。望着面前这个憨厚敦实的雪娃娃，童年时和小伙伴儿堆雪人的那一幕幕场景浮现在眼前。

小时候的冬天非常寒冷且漫长。放了寒假，为了打发无聊的时光，庄子上的一群小朋友常常聚集在一起进行堆雪人、打雪仗、捉迷藏等活动。一场雪刚停，小伙伴们不约而同地跑出屋子，在路边或场院里滚起雪球，然后用滚出的大大小小的雪球做出各种高低胖瘦不等的雪人。记得那年，哥哥姐姐们堆出了一个很高很大的雪人，并将雪人的肚子掏空，用旧窗框安了扇小门，做成了一间雪房子，那时感觉雪房子很高很大，同时能容纳三四个小孩。我们在雪房子里钻进钻出地玩耍，丝毫不感觉到寒冷和危险的存在。突然，就在我们几个小孩刚钻出雪房子的一刹那，雪房子轰然倒塌，幸亏我们跑得快，倒塌的雪房子没有压着我们。但此事让我们心有余悸，从此，再不敢掏雪房子玩了。

时光在不经意间匆匆流逝，堆雪人打雪仗的童年离我们越来越远。几经回想起儿时的往事，就像是昨天发生的事儿。

今冬我和妻子重堆了雪人，这让我们重温了童年的乐趣，回味那远去的美好时光。相信有这个雪人的陪伴，在新的一年里我们的日子也会红红火火，丰富多彩，幸福绵长。

雪落在心上

□李明

不知什么原因，一到冬天下雪，我就喜欢出门，在辽阔的天地之间，看着雪景，踩着雪花，听着落雪的声音。我不喜欢人多的地方，总觉得不自在有些头疼。医生告诫我别太焦虑，有时间多去散散心，一切都会好起来。

我记着医生的话，周六一早就出了门。六点钟的新疆，伸手不见五指，好在有雪，天地间泛着雪光，总算有些亮色。我收拾妥当，坐在车里等温度上来，暖和了才继续往前走。

路上很少有人，偶尔有出租车经过。我刚睡醒，突发奇想去山上看看日出和雪景，让自己的心感受冬雪的馈赠，让久居楼房的肉体出去走走，去记录、感受冬雪中的山川美景。

车子平稳地继续行驶，雪花热情地在车外和我打着招呼，我打开雨刷，和雪花打招呼，我驾车迅速前行，雪花好像也变得更加热情，将我包围起来。

往山上走的时候就我一个，穿梭在整个峡谷中，空旷的世界中好像如同一叶扁舟，顺着蜿蜒的道路在不断移动，这动静结合的瞬间，惊醒了山脉上沉睡的小草。

大约两个小时后，我到达目的地。裹紧衣服下车，站在最高的凉亭里望向远方。此刻，太阳正努力挣脱云层，它不是一下子跳出来，而是一点儿一点儿地，先用金边给云彩镶上一道亮，再把光像纱一样

铺在雪地上。山峦的轮廓渐渐清晰，雪地也泛起了淡淡的暖色。那光不刺眼，是温和的，沉静的，安逸的，仿佛积蓄了一整夜的力量，就为了这一刻从容地登场。看着它，心里那些皱巴巴的地方，好像也被这光轻轻熨平了。

我盯着太阳，有种莫名的感动，在时间的长河中，太阳总会带着希望、明天和新的开始，那种亘古不变的宿命，那种在沧海桑田中的守望，注定着我们都有幸得到过光的馈赠。

盯着太阳看久了，眼睛有些疼，我便开始转头看向远方，山驻足在那里，守望者农田、水库和安居乐业的人们，我在思考着，山，到底是什么时候在这里的，那种带着生机和活力，托举着生生世世生活的人，给他们生活带去光和希望。

随后我望向远处的湖面，一部分盖着雪，另一部分却固执地露在外面，映出天空的影子。那是一种很深的、纯粹的蓝色，像一块巨大的宝石，平静地嵌在山谷里，那种纯粹的颜色好像就是亿万年前前的天空一样，很干净没有一丝杂质，我注视着白雪和湖水的交界处，那条线弯弯曲曲柔和地割裂着一种新的形态，水与冰的相遇，在整个深冬不断碰撞。带着生机活力，带着清脆的响声，刺破时间的隔阂，久久不散。

太阳出来后不久，人开始变多了，有人在拍摄湖面；有人在玻璃栈道上直播；

有人慢慢欣赏雪景，我收回视线，在湖面和不远处的雾凇上停留。

雾凇是冬天特有的景致，是冬季的礼物。以前我总是匆匆看几眼就去忙工作，这次终于可以好好欣赏了。冰晶将每根树枝都包裹得毛茸茸、亮晶晶的，像精致的工艺品。阳光照过来，它们便从里到外透着光，让这寒冷的冬天，凭空生出了许多洁净的灵气。他们孤傲地立在道路两旁，站在高山之上，为深冬增添独特的魅力。

一直到傍晚，我依旧没有离开，倔强地守着月色，月光洒在雪地上，世界变成了一片银白、朦胧的梦。伸出手，手影落在雪上，仿佛能触到月光那清冽的肌肤，只有伸出手掌，那个倒影在白雪上，触碰到一种清凉的穿透感。

月亮看起来一点儿都不刺眼，那种高悬的孤独感，只有在夜深人静时才格外明显。缥缈与寒意、银色和柔光、夜色和光晕交织在一起，为这冬夜披上了一层最温柔的寂静。

夜深了，浑身都冻透了，我才下山。回去的路上，忽然明白：原来冬天的美，不在于躲避，而在于走近。走近雪，走近山，走近那份寂静，也走近那个总是匆匆的自己。当月光洒满肩头的时候，心里那些拧着的结，不知什么时候，已经悄悄松开了。这冬日馈赠的，不是严寒，而是一整片让心灵安住的宁静。

北庭初雪

□张举会

你听见了吗？有雪敲窗。冬至日，大雪纷飞，碎玉敲窗。

清晨推窗的刹那，呼吸凝在晨光里——北庭的初雪，就这样悄然而至。

雪花开了，开在严寒冬日的酣梦里。雪花片片，如同时光的碎片，拼凑出冬日的完整记忆。

听：雪落下的声音，是冬天最清灵的曲调。

一片，两片，千万片……落在睫毛上，便凝作了诗行！风起时，携来碎玉相击的清响，推窗望去，天地茫茫，素白如宣纸般漫无边际地铺展——这是宇宙寄来的情书啊！

冬天的雪花是揉碎的诗笺，是撒向人间的星屑，它并非简单的六角冰晶，而是天空对大地最温柔的修辞。山上，树上，田野里，村落间，甜梦沉眠的小河上。三角、四角、六角……头戴细碎纹路的银白色花冠的小天使，轻盈地舞落人间，那般清纯可爱，那般晶莹剔透。

雪花，像一群身着白裙的舞者，踮着脚尖旋转而下，奔向大地母亲的怀抱。先轻轻倚在母亲肩头，再悄悄为她盖上一层蓬松的绒毯。

小炉温着陈年旧事，窗外正飘着未写完的故事章节……嘘，你听见了吗？

一窗剪纸，暖了冬雪。和蔼可亲的老奶奶，戴着老花镜，炕头小茶桌上摆着朵朵剪纸雪花。怀抱里，小孙女胖嘟嘟的小手攥着小剪刀，彩纸在指尖翻飞，恰似玉蝴蝶翩跹起舞。剪好的雪花贴在窗棂上，余下的被孙女夹进收藏夹，甜甜的笑声漫开，仿佛真有雪花在吐蕊，芬芳馥郁，次第绽放……

雪是冬天的留白，银装素裹的世界，连呼吸都变得格外清甜，留给人们无限遐想与期盼的空间。当世界被雪温柔包裹时，这片留白里，深深埋藏着我和它的冬日约定——雪花盛开时，北庭相见。

雪中它千百度，一树红果，等来了精灵。晨光漫过树梢时，它衔着一缕风来了，抖落翅尖的雪花，啾鸣两声，落在缀满红玛瑙的海棠果树上。林间的暖色精灵，瞬间便把庭州湾整个冬天的寂静揉碎了。

看它头顶簇状羽冠，如柔丝织就的小凤冠，随颌首轻颤；栗色额前晕染着晨光般的暖意，向后渐融于灰褐羽色，恰似晕开的水墨。墨色贯纹如精心勾勒的眼线，串联起颈喉的乌亮色块，与枕部黑环悄然相连，在栗褐羽冠下藏着灵动的神秘感。背羽是沉稳的灰褐底色，翅尖缀着星月般的白纹，次级飞羽末端的红色蜡质突起，像凝结的胭脂泪，又似坠落的小火珠。

寒枝凝霜，红果缀枝，东风掠过，红果却执意留住一抹艳红。它头戴柔丝羽冠，身披栗褐色的战袍，踏雪而来，每一步都坚定，仿佛凯旋的勇士，傲立冬日枝丫间，与红果私语。这暖融融的绒球，撞碎了深冬的沉寂。

原来这座城市的喧嚣与疲惫，会被这般细碎的洁白轻轻包裹；原来钢筋森林的冷硬棱角，也能被飘落的柔软，伴着太平鸟的如期而至，悄然抚平。

这场雪是温柔的提醒——冬天真的来了，它并非为了带来寒冷，而是以不慌不忙的优雅，酝酿一个更美的春天。

北庭初雪，落得刚好。不盛大，却足够让整座城市在这一刻，轻轻屏住呼吸。

